

大唐 辟邪司

Ⅲ 天局之战

王晴川 著

解得开诡案背后的千丝万缕
逃不掉宿命布下的天罗地网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大唐 辟邪司



Ⅲ

天局之战

王晴川 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辟邪司 . 3 / 王晴川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11

ISBN 978-7-5404-8860-4

I . ①大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29592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长篇小说

DA TANG BIXIE SI. 3

大唐辟邪司 . 3

作 者：王晴川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监 制：于向勇 秦 青
策划编辑：徐 娅 马占国
营销编辑：刘晓晨 刘 迪
版式设计：潘雪琴
封面设计：VIOLET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印 刷：北京柏力行彩印有限公司
经 销：新华书店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字 数：365 千字
印 张：22.5
版 次：2018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：ISBN 978-7-5404-8860-4
定 价：49.8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目录

上卷

猫妖秘

第一章	入局	/ 002
第二章	冤狱	/ 016
第三章	越狱	/ 030
第四章	谁是铺天张网人	/ 043
第五章	赌局	/ 054
第六章	鲲鹏盟	/ 065
第七章	兴唐会	/ 078
第八章	每人心中都有只猫妖	/ 088
第九章	秘门真宗	/ 106
第十章	天魔之境	/ 126
第十一章	翻云覆雨	/ 146
第十二章	最后的天邪策	/ 163

下
卷

潜龙变

第一章	迎娶	/ 182
第二章	暗箭	/ 199
第三章	公主府盛宴	/ 210
第四章	假作真时真亦假	/ 223
第五章	惊鸿一舞拼狭路	/ 236
第六章	疑云	/ 252
第七章	潜龙腾渊	/ 273
第八章	反戈	/ 287
第九章	龙翔凤翥太极宫	/ 310
第十章	再上凌烟阁	/ 329
尾声		/ 346
后记		/ 354

上
卷

猫妖秘

第一章

入局

眼前是一片深邃无边的黑，陆冲适应了好久，才看清这应该是一间逼仄窄小的牢房。牢房内散发着霉腐的气息，墙角处还有两只老鼠旁若无人地窜来窜去。

怎么回事，怎的老子被关进了大牢？

陆冲的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，身子微微一动，才发现手脚都被戴上了铁铐。铁铐的冷硬，腕上的勒痛，前方那窄小窗洞透来的微光，都在提醒他，一切都是真实的，绝不是在做梦。

“该死的，终于醒了。”牢门哗啦啦的一声被打开，一个高瘦狱卒大步走入，喝道，“山贼悍匪陆逢时，恶贯满盈，该你这狗贼还账了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陆冲怔怔道，“老子是堂堂辟邪司五品郎将陆冲，怎的成了什么山贼……什么陆逢时？”

“呸！你是辟邪司的五品郎将？老子还是王爷呢！”那狱卒怒冲冲地一个耳光便扇了过来。

陆冲勃然大怒，一掌挥去，便想运劲将那狱卒拍个七荤八素。哪知一抬手间，才觉腹间空荡荡的，竟提不起一丝罡气，他只得一低头避过了耳光。

忽觉胸口一痛，浑身酸软的陆大剑客已被那狱卒一脚重重端上前胸，摔了个

四仰八叉。

“死狗贼，还敢躲！”狱卒对自己的腿功很得意，“明天午时，便该就地正法啦。”

“兄弟，”陆冲又惊又怒，却只得耐着性子道，“你们搞错了，老子……当真是衙门里面的人，你该知道袁昇袁将军吧……嗯，你不知道小袁将军也在情理之中，那你总该听说过吴六郎吴老六吧……”

那狱卒又一脚踢来，将陆冲踹翻在地，跟着扯开他手脚上的长链在他胸背间连缠了数匝。

“臭贼，快将老子放了，少时辟邪司过来，将你这厮大卸八块……唔……”忽然间一块破布塞来，将陆冲的嘴牢牢堵住。

“少啰唆，死到临头，还想使诈。这可怪不得爷爷了，那顿砍头饭也省了，让你这狗贼明日做个饿死鬼。”那狱卒狞笑着，锁上牢门，扬长而去。

牢门一关，屋内登时一片漆黑，陆冲奋力挣扎，却觉得罡气虚无，别说什么玄兵术、御剑术等难以施展，此时四肢酸软，连镣铐都无法挣开。

“悍匪陆逢时，已验明正身，明日问斩！一个个都给爷爷老实些！”耳听得那狱卒在长长的甬道中得意洋洋的吆喝声，陆大剑客气得几乎要吐血。

正自急怒攻心之际，一道细若游丝的冷笑声传来：“堂堂陆大剑客，被狱卒打成了一摊狗屎，当真有趣！”

“谁？”陆冲怒睁开眼，环顾四周，才瞧见靠近房门的屋角处立着一道薄薄的黑影，脸上罩着个黑黝黝的面具，声音格外尖细。

“你……你是袁老大派来的？”陆冲将喉头的一句怒骂咽下，拼力回想，料知这人应该是在那狱卒进屋时，跟着悄然闪入的。

“死狗贼，少啰唆！”黑影又学起狱卒的口头禅。

陆冲刚要破口大骂，那黑影却屈指弹来一个药丸，冷冷道：“吃下去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陆冲探手接住，疑惑道。

“固元丹，可助你恢复罡气。”

“当真？”陆冲将那药丸放在鼻端细闻，却辨不出什么。

“吃不吃随你！不过，明日你就要被处斩了，悍匪陆逢时！”黑影抱胸

冷笑，“也许到不了明天，今晚就会有仇家赶来要你的命。凭我一人，可救不走你。”

陆冲咬了咬牙，猛然仰头将那药丸吞了下去。

老子一定要出去，一定要知道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！

这时，借着牢门窗上那一线微光，陆冲才看清了悄然侧过身的那人脸上的面具——一个黑色的猫脸。

神秘，诡异。

“袁昇，你肯定那猫妖会出现吗？”武延秀伏在暗影里，悄然摘下背后的短弓。

紧挨在他身边的袁昇一把按住他蠢蠢欲动的右手，冷哼道：“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我筹划多日，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。”

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画面，袁昇和武延秀，这一对死对头，居然一同伏在一片幽暗的灌木丛间，低声计议着什么。如果不是两人说话语气依旧冷漠，只看两人并肩紧贴的姿势，便觉是一对同进同退的至交好友。

两人灼灼的目光，都盯着月光下的八角沉香亭。一道婀娜的情影，衣袂飘飘，月下临风，正对月祈祷。

香炉袅袅地散出高贵的龙涎香气息。

“阿宝，阿宝，快出来吧，阿宝！”原来是安乐公主正在祈祷。

袁昇眉头紧锁，忧心忡忡。

袁昇是三天前遇到武延秀的。

“……袁昇，我只能找你求助了。你是唯一的希望，能让公主摆脱那个猫妖。”

素来意气风发的驸马爷当时一脸颓丧。

其时，大行皇帝李显已驾崩十余天，年仅十六岁的少帝李重茂登基称帝，改年号为“唐隆”，韦后以太后之尊执掌政权，长安京师笼罩在一片凝重的阴霾中。

此时的长安正是闷热的六月时节，偏在这时候，京师出现了神秘的猫妖

作祟。

其实从隋朝起，长安便有一系列关于猫妖的传说。大隋开皇十一年，隋文帝的独孤皇后遭遇猫妖邪法侵害，震惊朝野，此事被载于正史。隋炀帝大业年间，京师长安再次爆发猫妖事件，一时满城风雨，谈猫色变。到了唐高宗时期，朝廷颁布修订的《大唐疏议》中规定：“蓄造猫鬼及教导猫鬼之法者，皆绞；家人或知而不报者，皆流三千里。”朝廷对猫妖的惩防，竟上升到了法律层面。

据说这次京师闹猫妖的事件，最先出现在皇帝驾崩当日，太平公主于太极宫外遭遇头戴猫脸面具的剑客袭击。虽然当时陆冲只是简单易容，但因陆大剑客来去如风，事后便被传得神乎其神。

此后猫妖行刺公主，便成为坊间的一大谈资。传说甚嚣尘上，成为与长安地府传说并驾齐驱的京师两大怪谈。甚至有人风传，猫妖最近在皇宫出现，且在大行皇帝的棺椁前现身，甚至迷住了韦太后。

而安乐公主府内竟也出现了一只神秘的黑猫，此黑猫不但能口吐人言，还对安乐公主施行了迷魂邪法，让其在如梦如幻间享受被封皇太女的美妙。安乐公主如痴如醉，每晚乐此不疲。

驸马武延秀发现公主被一只猫妖控制，忙请人驱邪，但用尽办法，却毫无效果。武延秀爱妻心切，无计可施之际，不得不向情敌袁昇求救。

袁昇顾念安乐公主的安危，来到府内驱邪，发现疑云重重。安乐似乎并非中了某种妖术邪法，而是陷入一个诡异的局中。袁昇钻研了三天，殚思极虑才布下了一个奇局。

那只猫妖一定会入局。

袁昇仰头看看月色，应该是初更天了。

一道暗影模模糊糊飘来，渐渐清晰。

一只黑猫在月下诡谲地现身。

“我去截住它的退路，一切就看你的了。”武延秀攥紧短弓，弯腰跑远。

月辉下，那只猫居然人立而起，滚圆的猫眼在夜色里闪着幽幽的蓝光。

“安乐公主，恭喜您，距您成为皇太女的日子已经近了，很近了！”那只黑猫居然口吐人言，声音妩媚，仿佛是个妖娆少女的声音。

“真的？阿宝可不要骗我啊，你老说近了，很近了，说了好几日了吧？”安乐公主语带幽怨。

“当然，李重茂那个宫女生养的孩子怎么能主宰大唐？太后立他为帝，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痴傻，不出十天，大局平定下来，太后就会登基成为女皇，公主殿下自然会顺理成章地成为皇太女。您不信？我可以施展法力，让您再感受一下皇太女的风光！”

黑猫双眼中的蓝光越来越盛：“好了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美丽的公主殿下，尽情享受吧……”

安乐公主娇躯剧烈颤抖：“阿宝你真好。”她微眯着迷人的双眼，艳若桃花的脸上一派迷醉神色，“是的，只有你，才能让我体会到真正的快乐……”

“不，那不是真正的快乐！那里是虚幻，是地狱！”冷哼声中，袁昇斜刺里闪出。

他一出手，便是极犀利的缚鬼诀，金芒闪烁间，一道道金色符咒在空中幻化而出，仿佛锁链般缠上那黑猫的身子。

“妖孽，现形吧！”随着袁昇一声厉喝，猫妖全身已被金色锁链缠紧。

“你才是妖孽！”金色符咒显效下，耀出了火焰般的金色光芒。

被符咒紧箍的猫妖却诡异地咧嘴一笑：“放弃安乐公主吧，她早已经不爱你了。她只爱她自己！”

袁昇登时心神一震。那猫妖随即从容扭身，伏地，四足蹬地蹿出，刹那间又彻底变回一只黑猫，那些金色符咒还如锁链般层层箍在它身上，却已没有任何效应。

袁昇大吃一惊，正待飞身拦阻，却听安乐公主忽然嚤哼一声，栽倒在地，他只得回身先将她扶住。

“孽障，哪里跑！”武延秀斜身闪出，扬手一箭射出。

这一箭迅若雷电，正中黑猫的顶门。只听铮然一响，黑猫的顶门居然爆出一团火光，武驸马这足可穿透三层牛皮的利箭居然被弹飞了。

“黑衣孙孙披天裳！”黑猫忽然扭头冲武延秀一笑，眼中蓝芒耀目。

这七个字正是当日京师流传的谶语，武延秀一直以为这是天下百姓怀念

武氏、大周复兴之兆，而身为则天女皇侄孙的他更是穿上了黑色衣，期望应验谶语。

这七字谶语正是他的心结，登时他一阵恍惚，整个人竟僵在了那里。

黑猫抖了下身子，袁昇先前施出的缚鬼诀金链寸寸断裂，被它从身上抖落。猫妖欢快地打了个呼哨，腾身纵起，便向前方一团幽暗的竹林蹿去。

蓦地寒芒一闪，一道金光电射而来。那正是袁昇春秋笔中暗藏的利剑。

这一剑犹如天神斩鬼般凌空劈落，直接刺瞎了黑猫的双眼，跟着斜贯入黑猫的头部，黑猫登时瘫在地上。

奇怪的是，它没有流一丝血，也没有发出任何哀号，只是一动不动，仿佛机枢转动停止后的玩偶。

袁昇拎着黑猫的尸体，转身走向沉香亭，将黑猫扔到了安乐公主身前，道：“是机关傀儡术！”

“你为什么要杀了它？”安乐彻底呆愣住，望着脚下僵硬的黑猫，目光中却是一片死寂，“你不知道，跟它在一起，我非常快乐，无论我想要什么，它都会让我看到。我想要当皇太女，我想要整座昆明池，甚至……我想要登上皇位！它都能满足我！”

安乐仰起香汗淋漓的脸，声音缥缈如梦：“大郎，不要笑话我，我很想尝尝登上皇位的滋味，那时候，你就会乖乖陪在我身边。我知道那是幻境，但幻境中的我无所不能，那才是最快乐的自己。”

袁昇黯然吐出一口气，喝道：“可那些终究是幻觉。只有疯癫之人才会一直活在幻境中！”

这话很不客气，他知道这时候的安乐更需要当头棒喝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又问：“对了，听说太后那里，也出现了一只神秘的猫妖，可是真的？”

这次猫妖突现京师，最高潮最惊人的传说就是九重大内太极宫中，也出现了猫妖，并被韦太后奉若神明。但这些事到底都是坊间传言，而韦太后又没命辟邪司调查此事，所以袁昇并不知晓内情。

“那当然。母后那只猫神更灵验，它全身毛色金灿灿的，仿佛是披着黄金。而它的事迹更加神奇……”安乐公主的眸中一片神往之色，转述起皇宫内的猫妖奇事来。

原来数日前，一只金色老猫突然出现在了大行皇帝的棺槨前，对韦后口吐人言，对未来做出了三道神秘的预言：“金水河上牡丹开；南海观音现真容；紫麒麟入宫面圣！”随即突然消失。

当时韦后对这三句话不解其意，但转天午后，太极宫金水河上竟真的出现了数十朵异种牡丹，五颜六色，随波漂流。

跟着，宫内花匠赶来请罪。原来其时牡丹花期已过，又是大行皇帝龙驭宾天不久，花匠们便将棚内精心栽培的最后一批牡丹收好，以备来日之用。哪知道捧着这堆牡丹过金水河时，忽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将牡丹都卷入了金水河中……

第二天早上，便有鸿胪寺官员进奏，有西域佛国进贡紫麒麟一只，所谓盛世瑞兽，进奉明主。紫麒麟还在入京途中，但画像已经传来。看那怪兽脖颈极长，虽然与传说中的麒麟样貌不符，但瞧来确非凡品。

两日内应验了两道预言，韦后大感好奇，也更多了些期待，不知道“南海观音”到底何指。果然在第三日黄昏，太极宫三海内湖之南海的湖心岛上，有一具玉雕观音像忽然从土内冉冉而出，大放光明，此事被十余个临湖殿内侍奉的宫女亲见，传为神迹。

“传为神迹？”袁昇不由得苦笑一声，这分明都是些粗鄙简陋的百戏手法，只有那只所谓进贡的紫麒麟，应该是早已发生的事，只是韦后还不曾知晓，却被作怪者抢先拿来应景。

安乐却斜睨他一眼，依旧兴冲冲道：“三天内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预言竟全部应验，你说灵不灵。第三日晚上，那只神秘金猫再次出现，对着母后三叩九拜，然后说出了五个字——天下皆归韦！母后大喜若狂，便将这金猫供养在身边，奉为神明。”

“竟然是这样……”袁昇听得冷汗直冒，暗道，难道太后也被猫妖迷惑了？

“当然了，天下皆归韦，这个谶语很快就会实现的！”安乐的眸子熠熠生辉。

袁昇的心突地一跳，随即想到，韦太后倚若柱石的宣机国师已经亡命天涯，此刻她身边近臣中的能人似乎只有那个神秘的老胡僧慧范，而慧范的修为同样深不可测，只不过韦太后一直只让这老胡僧给她打理钱财，未必会让他参究要事。

除了慧范，韦后身边应该还有近来得宠的浅月宗师。

虽然妖龙弓甲案最终揭秘，隐藏颇深的浅月被袁昇现场揭发，推断出其实为弓甲案和天琼宫杀局的真凶，随即崔府君庙一战，浅月重伤逃遁。

但后来的事便如这大唐云谲波诡的政局，虽经袁昇极力指认，却并无实证，而浅月背后又出现了权势极大的靠山斡旋力保，最终万事求稳的韦后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并未追究浅月。

一切果然如浅月在崔府君庙内跟袁昇所说的，宣机为天琼宫杀局真凶、龙隐为弓甲案真凶的结果是皆大欢喜的结局，这个结局更因为宣机已贸然越狱而愈发铁证如山。至于袁昇拼力维护的所谓“法度”，在当前大唐这个多事之秋，并没有多少人在意。

善于揣摩人心的浅月显然在不久后又赢得了韦后的垂青，他甚至讨得了一个追擒真凶宣机的差事。这样推算，浅月也没有在韦后身边，而是很可能拖着病体去追擒宣机去了。

他跟着又想，韦后现在已是大唐的太后，自己是其臣子，要不要及早进宫，提醒这位野心勃勃的太后要小心那神秘古怪的猫妖？

瞟了眼脸色苍白的安乐公主，袁昇的心微微一冷，也许正如安乐所说，她明知那是梦，也愿沉浸在梦中，如果贸然点醒韦后，只怕后果会很难堪。

正寻思间，神志恢复的武延秀终于揉着脖子缓步踱了过来，用脚踢了下那僵硬的黑猫，哼道：“原来是傀儡术，怪不得不惧我的利箭。”

“怎么样，猫妖已除了吗？”此刻觉得大患已消，武延秀的声音立刻冰冷起来，望向袁昇的眼光也恢复情敌间的戒备和敌视。

袁昇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它只是一个傀儡，你身边的高人不少，如果仅仅是一只傀儡为患，那你也用不着求到我的头上。麻烦的，是操纵傀儡的人。此人不除，后患无穷。”

“你是说，操纵傀儡的人，还在我们身边？”武延秀倒吸了一口冷气。

袁昇点点头，紧盯着他那张过分苍白的脸，忽道：“这几日间，你是否常有醒来后头脑昏沉的感觉，仿佛前晚酩酊大醉，但你又明明没有喝很多酒？”

武延秀大吃一惊：“不错，醒来后头脑发紧，除了我，公主也有这感觉。”

“这两日，我仔细查了你们府内的饮饌供应，似乎你们很喜欢喝一种添加桂花、果脯等的甜味醪糟，麻烦很可能就出在这种甜醪糟上。我怀疑，那里面被人添了些东西，但因为桂花蜂蜜等的各种甜味，那些添加物的味道被掩住了。”

“不错不错……我府内独酿一种琥珀醪糟，公主每晚睡前都喜欢喝一些。”武延秀惊得双眸大张，“原来是这些甜醪糟？”

醪糟是时下百姓都很喜欢喝的一种短期内酿成的连糟糯米酒，其中更有一类加入糖和各种香料的甜味醪糟，味醇香浓。想不到安乐公主常常饮用的琥珀醪糟中竟被添加了额外的“调料”。

袁昇缓缓点头道：“那里面应该被加入了些迷药，似乎是曼陀罗叶之属，一来是让你们头脑昏沉，易于控制；二来那人施展傀儡术后，也更好对你们迷魂！”

武延秀和安乐公主对望一眼，均觉愤怒又惊惧。

正在这当口，安乐的贴身侍女雪雁匆匆奔来，禀告道：“启禀公主，御史台左御史大夫张烈亲自率人登门，说是奉命调查袁将军贪污军饷之事，特来请袁将军见他。”

“张烈，”安乐公主愣了下，随即怒道，“居然敢深夜到我这里来拿人，他疯了吗？给我轰出去！”

“等等，”袁昇一脸疑惑，“说我贪污军饷，这事从何说起？我想去见见他。”

“你要见便见，”安乐气哼哼对武延秀道，“把府内侍卫叫齐了，他胆敢造次，立时乱棍给我打出去。”刹那间，大唐第一公主又恢复了精气神。

袁昇知道安乐的脾气，这位姑奶奶火气上来，很可能会寻个由头把这个张烈打个半死。但他本人却极不愿在这里与御史台发生纠葛，否则传扬出去，一定会被坊间那些说话人敷衍出多种故事版本来。

屈指一算，已是三日三夜，袁昇除了白天去辟邪司简单处理下公务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这驸马府内。更因为当下非常时期，他不愿引人注目，行动皆为隐秘，而且他给自己限定的时间只有三天。在这风雨飘摇之际，如果三天还不能破除猫妖之患，他也只能及时退出。

可为了最后这次伏击猫妖，他从昨日午后便没有回过辟邪司，一直在这里潜心运作。

“不劳公主费心了，既然公主殿下已无大碍，我想先回府。”袁昇只淡淡笑了笑。现今安乐的猫妖之患已解，他已没有必要留在这里。

安乐向他深深凝望，神情颇为复杂，终于点了点头：“好，雪雁备车，延秀你亲自送他回府！”

“那是那是，我亲自来送袁兄。”武延秀也暗自松了口气。袁昇被查，他是乐见其成的，但到底这家伙刚刚解了公主的猫妖之患，若在这时从自己府内被御史台带走，自己和公主的面子未免有些难看。

而武延秀也不愿意明面上跟御史台冲突，便命一个亲信先将张烈请入自己的书房内等候，这边从角门出去，亲自将袁昇送出门外。

袁昇当然不会让他送。这时夜色已深，他是辟邪司首领的身份，倒可不必在乎宵禁之令，便在武延秀虚假的客套声中，闪身走入浓浓的夜色中。

夜风低回，袁昇忽见墙头上闪过一只猫的影子，那猫的叫声分外古怪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！”袁昇刚从后门悄然赶回了辟邪司的书房，便听得黛绮焦急的声音。

黛绮显然已在这里等候许久。微黄的灯影下，那张明艳的脸上满是忧虑，望着他的目光颇为复杂：“这两天你都神神秘秘的，今早忽然出了这等大事，我们却找不到你。”

袁昇不知该怎么解释，只得问：“有没有打听清楚，到底是哪里使的暗招？”

“青瑛和陆冲这几日都不在。这些朝廷里面的事，我是不大明了的。好在令尊袁老爷子赶来了，据他说，是有御史密奏弹劾，说辟邪司的军饷有巨大亏空，且都被你中饱私囊。太后亲自下了密旨，要严查。发文密奏弹劾的御史，居然是太平公主手下的御史崔璇。他们的动作很快，今儿上午就气势汹汹地赶到辟邪司查验账务，当时偏偏你又不……”

“我被一些事绊住了。既然是辟邪司的事，临淄郡王应该出马呀！”袁昇大为气闷，太平公主居然再次对自己下手，而韦后竟也下旨严查。但辟邪司真正的

长官应该是自己的好友临淄郡王李隆基，既然追查辟邪司的账目问题，该当由他出马应对的。

“别提那个李隆基了，他也是很晚才赶过来。当时他的样子很奇怪，衣衫不整，没半分郡王的威仪，仿佛是从什么地方急匆匆逃过来一般……”黛绮脸现不屑之色，“当时，御史台的那帮家伙已经在辟邪司翻找了一大通，衙司里面只有吴六郎带着我和高剑风接待，吴大哥在衙门里面混得最久，还算有些经验，但那些家伙气势汹汹，最后还是将一些册子收去了。吴大哥说，那些册子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们拿走了也没办法造假。”

袁昇点了点头，对所谓的贪污军饷，并不担心。一来，这种事查无实证，每个辟邪司军士及暗探的饷钱他都是如实发放，哪怕他们伪造出所谓的贪污账册，但他们还能将每个辟邪司成员都控制住？二来，这点钱，其实也真算不得什么。

奇怪之处在于，就这点事，便值得他们如此大动干戈？不但密奏，搜查，甚至连夜去安乐公主府内搜寻自己。

“跟着，他们搜查了你的书房，收走了一些书信……”黛绮继续说道。

袁昇的脸孔愈发紧了，这书房非常凌乱，虽然黛绮已收拾了一番，但还是能看出他们胡乱翻找的痕迹。

黛绮愤愤道：“他们居然说，搜出了你和秦清流的往来书信。”

“秦清流？”袁昇脸色登时一僵，虽然多年前曾与这位御医有些交往，但此人是太极宫秘符案的真凶，还是自己亲自将其揭发擒获的，又怎会跟其有书信往来？

伎俩很简单，手法很下作。他们竟用这样的手段对自己下手？！

“吴六郎和高剑风还在外堂应付那些没走的御史台探子，我在这里苦等着你回来。”黛绮的声音幽幽的，“令尊袁老爷子让我告诉你一句话……赶紧走，远走高飞！这一次，甚至连相王爷都无能为力。”

这时候忽听门外传来吴六郎尴尬的笑声：“张大人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书房您的手下已搜过了，小袁将军外出办案未归，您又何必屈尊降贵来这儿等他？”

跟着便听御史台左御史大夫张烈的冷哼声传来：“本官听闻小袁将军已经回转，本官有些话，须得当面问过他。若是他不在，我就在这里等，等到明日，哪怕等到明年，本官也等得。”